

苏东坡在海南系列 42

“好麦作曲,历经四时六阳酿成的真一酒,可以千杯不醉,完全是可以奉送给君王的美酒哈!”距今923年前,滴居儋州近三年的大文豪苏东坡听到他遇赦可以内迁的消息,挥笔给报喜的道士朋友写《真一酒歌》并如此笑道。真一酒是他在惠州所试酿并命名的酒,他说此酒之方属于神授,并言酒味类似在黄州所酿蜜酒。被苏东坡认为天造自然灵药的“真一”,贯穿他人生三大重击与贬谪地,使他保持初心与真我,走出困境与厄运,彰显千年英雄大写之人的无畏与精神,散发出永恒的醇酒之香。

□本报记者 彭桐 文/图

苏东坡离儋前一个月获道友送内迁消息,喜作《真一酒歌》曰:

酿为真一和而庄,三杯俨如侍君王



写真一酒歌 表禅修之境

元符三年(1100)二月,宋徽宗登基后大赦天下。苏东坡的忘年交,90多岁仍云游天下的广东道士吴复古(号远游),于这年五月渡海到儋州,赶在朝廷诏令送达之前告诉东坡可以内迁消息。

苏东坡激动不已,他表达无限欣喜的方式是写诗言酒,一气呵成创作了其晚年居儋名篇《真一酒歌》。这首可作歌词的长诗,通篇说酒,诗意讲述酿制真一酒的全过程,具有哲学气质,充满了阴阳之理,以及释道相融和辩证思想。

在序中,苏东坡讲述写此诗缘由,详细谈到何为“真一”。他说:由身体阴阳之气相搏而出的人的精神寄托于虚空之中,由天地阴阳之气和合而得的欢乐出于飘渺虚无之处,用于习武健身和娱乐的踢球也是因为以皮缝制,填有羽毛的内里有气才能被人踢得飞起来,谁能推行明白如此相类的其间道理以求得天造自然的灵药呢?这里就有一物,它的名字叫“真一”。

苏东坡便接着言明,吴复古正在进行这方面的修炼,几乎不饮水吃饭,而把这“真一”之物当作美酒与灵药来饮食,当作华屋而居,他也偷学了一点方法并体验,所以便写《真一酒歌》,“远游先生方治此道,不饮不食,而饮此酒,食此药,居此堂。予亦窃其一二,故作《真一酒歌》。”

按今人眼光来看,苏东坡信且解说的“真一”,即是“真气”,如同气功大师所练的丹田之气,也像常言所谓“人活一口气”的“气”,完全可看作是道家的“三一之说”即人的精、气、神。只不过,他以文学手法描述得颇有味道,而且富于夸张,引人产生神秘感与美好遐想。

苏东坡以边吟边唱的形式来激情书写这首酒歌。开头一连六句,都是写麦子的形象与生长情况,以及得春夏秋冬四时的温热冷寒之气而性温和:“空中细茎插天芒,不生沮泽生陵冈。涉闯四气更六阳,森然不受螟与蝗。飞龙御月作秋凉,苍波改色屯云黄。”

接着,苏东坡写用麦面做酒曲,“天旋雷动玉尘香,起渡十裂照坐光。”这样精彩描述,让人仿佛看到面食生机勃勃地发酵,听到熟透的蒸饼上十字状纹裂开的脆响。

再接着,苏东坡写蒸米酿酒及酿成,“踟躇牛嚼安且详,动摇天关出琼浆。王公飞空丁女藏,三伏遇井不尝。”这种形象的描绘,让人感觉到所酿出的真一酒就是得了佛法的真气,是得了水火阴阳之炼的仙丹,是世界上可以让人忘记焦渴与饥饿的最珍贵之物。

最后,苏东坡的笔墨更加饱满,情绪更加昂扬,不仅赞美所得之酒品格香味之高,而且因为醇和端庄哪怕贪杯也不醉,所以自饮也会恬静坦然,“酿为真一和而庄,三杯俨如侍君王。湛然寂照非楚狂,终身不入无功乡。”

《真一酒歌》及序中,不仅含有丰富的天文地理、人文艺术和科普知识,引用了《史记》等古籍中的相关说法和较多的史上名人典故,还在言及重要的发酵物麦子成长中引用了《庄子》之语,与“真一”相呼应,巧妙披上了道的彩衣,而内核却是佛的骨肉,传递释家之苦修得真经的思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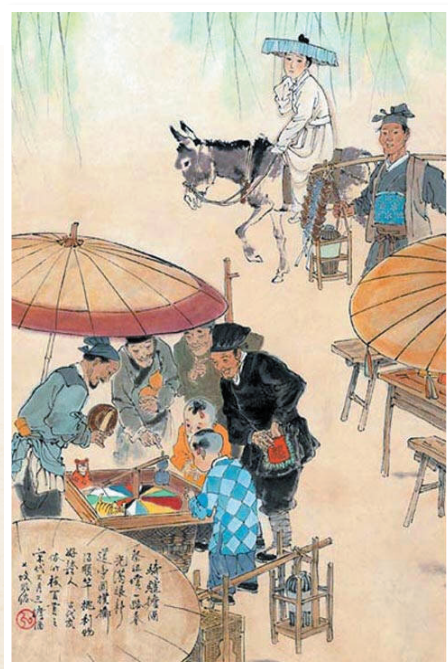
苏东坡遥想献酒的诗句,也透露了他心底的秘密,弹奏出了弦外之音。他终于以不屈不挠、勇敢无畏、超脱旷达的心性与精神,战胜了被贬蛮荒之地的困窘、孤独、寂寞、无奈、苦闷、百虑千愁等,像苦行僧修炼成正果,终以本我之心迎来了遇赦北归、云散月明的这一天。



首届中国(海南)东坡文化旅游大会开幕式演出《不老东坡》中献酒场景。



「明四家」之一仇英画作《行院品古》,描绘了苏轼、米芾等文人聚会品古的场景。



宋朝历史风俗图《担酒上坟》。

记真一酒法 赠友称神授

苏东坡写《真一酒歌》是在离开海南岛前一个月,而早在五年之前,绍圣二年(1095)春,也即他在来海南之前于其人生第二个谪居地惠州生活时,他就已写了《真一酒》诗,并肯定了该酒的牌子为“真一东坡”:

拔雪披云得乳泓,蜜蜂又欲醉先生。稻垂麦仰阴阳足,器洁泉新表里清。晓日著颜红有晕,春风入髓散无声。人间真一东坡老,与作青州从事名。

苏东坡在该诗中,既以“拔雪披云”形容精心酿酒,又以“稻垂麦仰”表明阴阳调和,还用“乳泓”点明酒的纯净与清澄,而且手法并用,形容酒色诱人酒味醇厚,人饮后脸上的红晕有如朝阳映照,又有春风轻轻吹入骨髓般的温馨舒畅。

最耐人寻味的是最后两句。苏东坡以其广博而高深的学问,借用史上经典的典故,以“真一东坡”和“青州从事”相对应,表明其酿制并命名的真一酒是人间好酒。

苏东坡不仅在诗中,巧妙地冠以“东坡”牌,而且还在该诗的引中特别标注其自酿酒有醒目招牌:“米麦水三,一而已,此东坡先生真一酒也。”

在开篇的序言和诗作的最后一联中,来了个首尾呼应,强调真一酒属“东坡”,真可谓用心到极致,有趣到令人梦想不到。

还有更令人拍案叫绝的,同年五月,苏东坡写信给好友徐得之,专门告知对方真一酒的酿造方法,尤其是还颇为神秘地告知对方说,该酿酒法是神授,却又隐而不说具体是什么神怎么传授给他的,真有些让人难以置信。

书信《真一酒法寄建安徐得之》开头便说:“岭南不禁酒,近得一酿法,乃是神授。只用白面、糯米、清水三物,谓之真一法酒。酿之成玉色,有自然香味,绝似玉太尉马家碧玉香也。奇绝!奇绝!”

苏东坡对于真一酒的酿法如何得来,有点讳莫如深,只用一句“乃是神授”一笔带过,想必已经擦得对方心痒了,他便十分详细地介绍真一酒的选料和酿造的全过程:

“白面乃上等面,如常法起酵,作蒸饼。蒸熟后,以竹篾穿挂风道中,两月后可用。每料不过五斗,只三斗尤佳……日数随天气冷暖,自以意候之。天太热,减曲半两。乾录法传人不妨,此法不可传也。”

今天看来,苏东坡不仅写得十分认真而细致,而且也从中间可以看出,他把徐得之当作像道友吴复古一样的知己,酿造之法毫无保留,全景式地晾晒给对方。既然说“神授”得来,就不忘叮嘱此法不可外传。

此后苏东坡于一篇文章中主动公开了真一酒“神授”的经历,真是令人出其不意。

苏东坡在绍圣四年(1097)一月,专门所写的《记授真一酒法》一文中,讲述了一个神话般引人入胜的故事:

“予在白鹤新居,邓道士忽叩门,时已三鼓,家人尽寝,月色如霜。其后有伟人,衣袂拂叶,手携斗酒,丰神英发如吕洞宾者,曰:‘子尝真一酒乎?’三人就座,各饮数杯,击节高歌。合江楼下,风振水涌,大鱼皆出。袖出一书授予,乃真一法及修养九事。末云九霞仙人李靖书。既别,恍然。”

这到底是写的梦中景象,还是恍惚之中的臆想,抑或真实场景记述,苏东坡没说,遂成一谜。但是他在一年八个月前就已写过“真一酒法”,并把这个酒的选料和酿造过程悉数告知好友徐得之,这时再作此文,显然是追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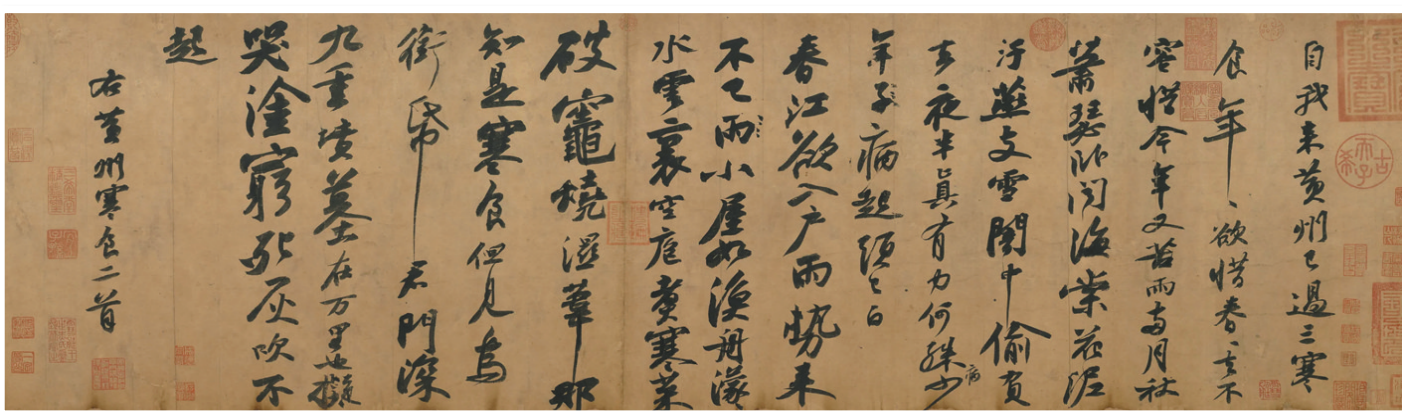
在此记中,苏东坡详述真一酒神授过程,属于公开的写作。

时至近千年过去后的今天,人们其实倒不必去探究苏东坡所言的“神授”是否纯属虚构或超级想像,而是可以明白他的确是位特别好酒者,而且是乐于并投入身心地对酒的学问进行研究,以至于到了与道人、仙人一起深夜共赏佳酒与秘笈的地步。

苏东坡的酒诗

饮酒

有客远方来,酌我一杯茗。我醉方不醒,强喂忽复醒。既昔浑沌氏,遂远华胥境。操戈逐儒生,举觞还酩酊。



东坡书法真迹《惠州寒食诗帖》(台北故宫博物院藏)。

注真一酒味 乃如蜂蜜酿

苏东坡谪居惠州,自酿、自命名真一酒,而且十分得意于该酒,不仅撰文向友人推介,还赋诗《真一酒》。除了在诗前小引中标明东坡牌子,还在诗句“蜜蜂又欲醉先生”旁特别标注:“真一色味,颇类予在黄州日所酿蜜酒也。”

从在惠州创制的真一酒,想到在黄州所酿蜜酒,表现了苏东坡在谪居中以诗自娱的生活情趣。而更重要的,是有意或无意间透露了他的嗜蜜情结。

元丰五年(1082)五月,苏东坡在黄州所作的《蜜酒歌》,前半部分连用比喻,讲酒色,道酒味,称酒熟开坛时顿时醇香满城:

真珠为浆玉为醪,六月田夫汗流漉。不如春瓮自生香,蜂为耕耘花作米。一日小沸鱼吐沫,二日眩转清光活。三日开瓮香满城,快泻银瓶不须泼。

后半部分进一步言蜜酒的浓郁与味美,还借用典故,讲蜜蜂的好但突出的是醉,蜜蜂采花的情景醉人,天教所酿蜜酒之味也让人醉:百钱一斗浓无声,甘露微醍醒醉清。

君不见南园采蜂似雨,天教酿酒醉先生。先生年来穷到骨,问人乞米何曾得。世间万事真悠悠,蜜蜂大胜监河侯。

苏东坡所作《蜜酒歌》只言香与醉,不说一个甜字,却已香甜到他自己和别人的心底。他在该诗的序中,说明因为蜜酒方来自同乡好友杨世昌,所以写这首歌赠给对方:“西蜀道士杨世昌,善作蜜酒,绝醇醇。余既得其方,作此歌以遗之。”

苏东坡不仅对自酿蜜酒大加赞赏,对其具体制法,他在《东坡志林》中也有详细记载:

“蜜酒法,予作蜜酪与真一水乱,每米一斗,用蒸面二两半,如常法,取酪液,再入蒸饼面一两酿之。三日尝……全在酿者斟酌增损也。入水少为佳。”

讲到苏东坡黄州所酿蜜酒和在惠州所酿真一酒,有些细节不容忽视。从一些细节里,可发现苏东坡长期思索的某个点或面,也可窥见他的思想轨迹。在《蜜酒歌》中,苏东坡引用了庄子关于“监河侯”的典故,在《东坡志林》

所载的蜜酒法中,他又强调是将蜂蜜与属于道家的“真一”之水混杂调和。此后,在惠州与儋州,“真一”二字与道家相关典故更多地出现在苏东坡所做的酒事与论酒作品中。

由是观之,道学思维和理念一直贯穿在苏东坡的酿酒实践中,而且从其人生第一个贬谪地黄州开始,他就有了对“真一”的认知,到了第二个贬谪地惠州,更多地进行了酿酒试验,在命名真一酒的过程中,也有了更深刻地对“真一”的理解,直到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贬谪地儋州,向道友吴复古赠送并大唱《真一酒歌》,算是彻底完成了对“真一”的思考,达到可开怀畅饮、豪唱告之天下的地步。

这是一种酒酣醅的涅槃,也是一个人哲思的圆满。

苏东坡说的是酒,也是道,这是“东坡道酒”,他乐于向后世传递“东坡酒之道”。而“道”,就是他晚年在儋州获得遇赦将北返消息所吟唱并书写《真一酒歌》,于序中详细对于何为“真一”的解释,即“天造自然的灵药”。